

(Twenty-nine Palms) 基地爲他送行，問他怕不怕？他說，他不怕死亡，只是面對一個不知道的未來，他害怕。是啊！一個十八歲的孩子，能有多少能力承擔如此之重的考驗？

隨著戰爭結束，我的一顆心也慢慢放下來。我們相信，Andrew 歷經了這樣的大事，必定又長

大了。這次我不只爲他能面對錯誤爲榮，我更以他成爲一個「創造歷史的男人」爲榮！所謂「Boys read history; while men make it」。兒子，我以你爲榮！（轉載自佳音社「2003慈母手中線特輯」）



經歷戰爭的

「十字架」

鄭春悅

七月二十四日，兒子終於回到美國本土了！距離他離開美國整整半年。

接兒子當天，我們全家總動員。那天中午，我原本答應「有情天音樂世界」主持「觸動心靈」音樂會的記者會，由於美國軍方總是無法告知兒子部隊回程的確切時間，又怕Andrew下車的剎那，見不到家人而有失落感，我寧可一大早去等，也不要失去見兒子的第一時間，因此向「有情天音樂世界」的陳逸豪牧師告假，由「北美多加協會」的何師母幫我出席記者會。這才放心去接Andrew。

聽說這些戰士回來後，不能立刻跟我們回家，必須等第二天早上，基地的將軍對他們說完話之後才能離營。前幾天，我們打聽了附近的旅館，全都客滿。而一次往返基地到我們家，須費時近六小時。我們那堪折騰兩個往返近十二、三小時？更何況軍隊的行程不停的變化，讓我們這些家長只能等，很難做別的計劃。



於是，我們這家和我們兒子同一單位的華裔戰士---鄭霆鈞的父母決定帶著帳棚就地扎營。等他個二十四小時。

一早，準備好所有露營用具，吃、喝、睡甚至消遣用的撲克牌，一應聚全，準備做個另類露營。

中午，到社區大學接了姊姊，直衝二十九棕櫚基地。想著等待、擔心了整整半年，Andrew 終於要回家了，全家人都有說不出的喜悅。

二十九棕櫚基地，地處加州東南部的沙漠，白天氣溫最高達華氏120度，相當於攝氏43、44度。Andrew 平常就是在這個基地受訓。

這次美伊戰爭，二十九棕櫚基地的海軍陸戰隊第一坦克營，獲得了極大的戰果。拉倒胡森銅像，並在銅像上覆蓋國旗的華裔戰士---陳同歡就是隸屬這支部隊。

下午三點多，我們到了這沙漠中的基地。當地的官兵已經搭起了許多遮陽蓬，也準備了一桶桶的冰涼飲料，供我們這些家長們飲用。在華氏一百多度的酷熱氣溫下，待上一、兩個小時，已

經快讓我們窒息了。想到 Andrew 在伊拉克、科威特那樣酷熱的沙漠待了半年，日子怎麼過啊？

兩個女兒喝了幾大瓶冰水，依然無法消暑，姊姊手上的皮膚因為太熱而開始起了疹子。妹妹熱得滿臉通紅，嘟著嘴巴、臭著一張臉發脾氣。有好心人士告訴我們附近有 Subway 速食店，又探聽了車隊要六點之後才會到，於是帶著兩個女兒躲到那間有冷氣的速食店。那種感覺真像在沙漠中碰到綠洲一樣興奮。

在珍貴的冷氣房坐了一個多小時，再度回到等待的隊伍。準備好迎接的大海報。所有的家屬都是這麼興奮的等待著。

六點四十分左右，五部遊覽車終於載了這些離家半年之久的戰士們，回到他們家人的懷抱中。現場一片驚叫歡呼，每位接到戰士的家人都是那麼欣喜若狂。只見現場到處是家人、夫妻、情侶相互擁抱的景象。這樣的場景，若不是身歷其境，實在很難讓人想像。

當這一家家人歡喜接著他們的孩子時，卻不見我們家的 Andrew。全家人都很焦急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？我們家的爸爸和鄭家的爸爸到處去詢問，原來是有一部遊覽車故障停在半路，另一部也停下來陪他們。也就是說，還有兩部遊覽車的戰士還沒到基地，而 Andrew 很可能就在其中。眼見著一家家歡喜團圓，我們卻仍須等待，心裡真的還有些忌妒(此時才發現自己這麼小心眼)。

八點半，我們終於接到了離家半年的兒子。那失而復得的感受，真是會叫人掉下眼淚。

一番擁抱之後，我細細的打量，Andrew 變黑變瘦了。稚氣未脫的臉上，因著一場戰爭，多了一層滄桑也增了一份成熟。這孩子長大了！身上的行李重達七、八十磅，Andrew 就這樣扛著。姊姊、妹妹為了減輕他的負擔而試著幫忙，卻是一點也使不上力，爸爸挑個小的隨身行李，也提的

氣喘如牛，老媽我更是別提了。

陪兒子們安頓好部隊裡的一切。我們這兩家的爸爸、媽媽、姊姊、妹妹，經歷了大半天的「炎烤」後，沒有人還有能耐去搭帳棚。兩家人商量，決定走遠一點去找旅館，那怕多開一小時的車都比開八小時強。終於在距基地三、四十分車程之外，我們找到一家旅館。那晚，在沙漠中的這家小旅館，我們享用了鄭家媽媽為我們準備的「紅燒肉配飯」，還有我們家爸爸用小瓦斯爐煮的「泡麵」，也洗了有生以來最舒服的熱水澡。

當聽哥哥們談起他們幾個月沒洗澡，談起戰時補給物資來不及運到前方，他們大約兩天才能吃一餐飯時，女兒們都更懂得珍惜現有的一切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們終於帶著 Andrew 回到繫滿黃絲帶的家。

卸下行李，Andrew 第一件事來敲我房門。打開他的大手掌，我赫然看到出發前我為他帶上的十字架項鍊。鍊子不見了，Andrew 稚氣的說：

「壞掉了啦！」我紅著眼眶告訴他：「壞掉沒關係，人沒壞掉就好。」是啊！人沒壞掉就好。

一條斷了鍊子的十字架項鍊，在戰爭期間，在

兵荒馬亂之中，他大可把它丟了，但這孩子居然還能把它收好，完整的帶回來。猶記得臨去伊拉克前，我為他帶上這條十字架項鍊，也特別叮嚀：「不管發生任何事，只要拿著十字架向神禱告，我們的神是公義的、是保守平安的神，凡事倚靠祂，不要害怕。」孩子啊！在困難中，在心存不平時，你終於懂得倚靠上帝了。而我也感謝神，保守我們的孩子平安的回到我們身邊。

